

# 五絕大師鄭曼青

吳玉良

## 前 言

三月二十七日清晨，我翻開中央日報，一眼瞥見鄭曼青先生因腦溢血逝世，享壽七十五歲。

我看了悲傷之餘，心想曼老是會太極拳的，且其功夫已臻爐火純青，那裏會因腦溢血而致命？因而對這篇報導，實在不敢置信。可是經過電話查證後，終於證明確是事實，於是想起古人所說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」曼老之未能克享遐齡，果然是不測嗎？

## 紅薇老人張光女士

鄭曼青先生，浙江永嘉人，名岳，字曼青，後以字行。其外號別署甚多，如曼髯、玉井山人、蓮父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據說他少時，家境清寒，無力求學，然而擁有今日如此豐富之學識，大部份均由其姨母張光女士——紅薇老人處得來。

我與曼青先生訂交，是在民國三十一年春，在重慶敵機轟炸聲中見面，那時我任軍政部第二補訓處處長，警衛陪都，兼負地方治安任務。並

指導其他友軍，進軍江北，圍剿華泰山包平章部

積匪，頗形忙碌，恰巧此時內子患婦女病，勢甚危殆。重慶雖有公私立醫院如歌樂山之中央醫院，大樑子之仁濟醫院及其他等等，可是均因患者多，而床位少，早告客滿。不得已祇好改用中醫，經人介紹曼青診治，服用中藥。因此曼青時常到舍間來診病，我也有時到夫子池他的住處迎候。多次接談，頓成莫逆。以後，我受了他的影響，對於繪事、書法、拳擊等引起了濃厚的興趣！

有一天我到鄭的寓所去接曼青，恰巧他出診去了，紅薇老人出來招呼，我只好等他一下，在客廳裡見曼青新近畫了一幅中堂墨竹，已經裝裱完成。說起寫竹，我倒滿有興趣，早在抗戰初期，二十七年春，我任國軍第十預備師少將參謀長，掩護國軍大轉進完成後，駐防龍游，整軍備戰，公餘之暇，常從余越園（紹宋）先生游，余先生詩書畫均佳，寫竹尤具盛名，因此我對墨竹初淺的畫法，略懂一二，今見這張墨竹其運筆、用墨、用水雖見厚重，但其點節、疊葉、結頂，都好像有點特別，我是心直口快的人，就在紅薇老

人面前，班門弄斧地月且幾句。

紅薇老人見我好像有點內行，就帶點自負的口吻對我說：

「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，你對於曼青的特長，恐怕還沒有深刻的瞭解。我們現在就拿畫來說：曼青的花鳥，受青籐、白陽的影響最深，是當代作家無出其右，致於他的墨竹？也是很具功力，他走的是文湖州老路，你看這幅竹，不論立竿，發枝都是本着文同的傳統，就是每片葉，都很生動有致像活的一樣；尤其他的點節，在第五節以下，是朝下看的，是用八字下抱式；以上是朝上看，用乙字上捶式，這是他獨創一格，與人不問。羅兩峯說過寫竹的要法，『要枝不離葉，葉不離枝。』又云『剛中有柔，靜而能動，此知畫竹之趣者。』你看！這幅畫是不是有這樣的情趣？她引經據典，娓娓道來，給我上了一課。

紅薇老人，善畫沒骨花鳥，章法謹嚴，傳神別緻，惜作品不多，也很少流入社會，據云：前故國府主席林子超先生，頗喜老人的真跡，曾經車簡從，親自登門求畫，可見其藝之精，名重士

林之一斑！

不管怎樣，我總覺得這幅墨竹不算太好，比起余越園先生的來，似乎要略遜一籌。後來這幅畫竟在上清寺 委員長官邸出現，赫然掛在候見室裡的牆壁上。

三十一年七、八月間，我到重慶中央黨部有



鄭曼青在紐約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成立大會席上，與華裔美國參議員鄺友良合影。

事，碰到狄君武（膺）先生，他忽忽忙忙地告訴我，要去打拳，問我有事沒事？我心裡覺得好笑，像他偌大年紀，身體又瘦弱，還打什麼拳？但是長者之言，不便多問，祇說：「沒有事，您去好了！」跟着幽默地報之一笑！他似乎看出我的內心，認真地對我說：「鄭曼青教太極拳，教的很好，很多有地位的長官，像果老昆仲（陳果夫陳立夫兩先生）也都在學哩！」

我不便前去參觀，只是銘記在心，等待有機會時，請鄭曼青露一手，開開眼界。

### 太極拳四兩撥千斤

太極拳，在當時我還不會，不過早年曾濫竽待衛隊隊職時，對於外家拳稍有涉獵，其後隨節南昌，曾見李景林將軍表演劍術、推手，他的劍術已臻化境，自然非等閒可比；而推手也具權威，只要他稍一發勁，其對手輒東倒西歪，甚至跌出五、六尺之遠。於是深受當局重視，未幾，中央國術館派來大批教官，到侍衛總隊所屬大隊來訓練侍衛，因此我對國術也多少有點認識。

隔了幾日，曼青先生又來舍間診病，開方後，坐在客廳喫茶閒談，後來話題轉到國術上，曼老的興趣，突然濃厚起來，他說：

「太極拳是一種最好的運動，是一種修身、養性並以自衛強身的武術，它不論男女老少，不論任何地方，不論什麼時間，都可以練習。武當祖師張三丰真人遺論有云：『欲天下豪傑延年益壽，不徒作技藝之求也。』這是太極

拳至高無上的境界。

「太極拳有這等的好處，那末怎樣來打？」

「太極拳，古稱長拳，亦稱內家拳，如長江大海，滔滔不絕，其動作有棚、攢、擠、按即乾坤坎離四正方；採、捩、肘、靠即巽震兌艮四斜角。進步、退步，左顧、右盼，中定即金木水火土的五行，合之，則稱為十三勢。練拳、盤架子，當從十三勢開始。」

他講到這裡，稍稍停頓了一下，我趁機要求他表演一手，看看好在那裡？他也不便固辭，即起身走到客室的走廊上，這時正值盛夏，重慶的氣候相當炎熱！他穿着月白色的紡綢長衫，黑緞便鞋，文質彬彬，那裡像練武的人。他既不脫去長衣，也不找空曠的地方，就在走廊中擺開架勢，施展招式，一招接一招的打將起來，可是其動作緩慢無比，有氣無力，看來令人心焦。大約不到二十分鐘，他已打完了全套，不流汗、不喘息，一如平常，我笑說：

「這樣的拳，祇有挨揍的份，練它有什麼用？」

「那裡，太極拳的功能，在四兩撥千斤，對方用力愈大，吃虧愈重，所以以巧取勝，不是用蠻力硬拼的。」

「我倒不相信！」

「不相信，不妨來試試！」

結果沒有試成，他又講了四兩撥千斤的一篇大道理。

「四兩何能撥千斤？譬如牛重千斤，穿在鼻孔的繩不過四兩，現在用四兩之繩，牽千斤之牛

，欲左就左，欲右就右，牛要想絕塵而去，不可得也，那就是四兩撥千斤的奧妙。」  
 這樣又如長江大河的一般，也給我上了一課。終於我對太極拳，也慢慢地發生了興趣！



早年在白宮，美國總統助理麥克納列（右第二人）代表詹森總統，接受鄭曼青獻畫。

抗戰勝利了，妻病也好了，彼此又于役他方，天南地北，失去了連絡，很久，很久！

### 男士新款中西合璧

播遷來台以後，大概在五十二、三年間，有一次，我去台北從彰化上車，一眼瞧見曼髯與他的夫人憑窗而坐，他的衣服款式異樣，不中不西，平頂短髮，五綵長鬚，真是鶴立雞羣令人稀罕！我先點頭打個招呼，待安頓好位置後，即刻過去問候，他鄉遇故知，其歡愉情形，自不待言，可惜車上人多，不便暢談，於是要了個住址，就此分手。

過了若干時日，我到信義路去看曼老，在客廳裡談談過去情形，滄海桑田，感慨萬千！他還穿着那種別致的服裝，我一時好奇心驅使，忍不住把話鋒轉到他服裝方面去，他說：

「這是我發明的一種款式，有中西服裝之長處，沒有其缺點，穿在身上，無論作畫，打拳，都舒服極了！」

「是不是很好看？」  
 「衣服的作用，在保溫、方便、舒適，好看不好看，還在其次，看順了就好看了！」

後來，他要留我喫飯，我不便打擾興辭而出。又過了一兩年，聽說他去美國，從此見面的機緣，竟少之又少了！今年春，知道曼髯從美國倦遊回來

，卜居中和鄉，私心竊喜，我想幾年來積有許多問題，可以向他請教一下；尤其聽說近期要到高雄來，更是欣慰之至！

驀然間一聲悶雷，曼髯據然與世長辭了！照太極拳理論來說，他的功夫這樣的高深，應當活到一百歲以上，為什麼就這樣早走了？這是藝術界、詩壇、武林、醫學界一種巨大的損失，也是中華民國的損失，像曼青這樣，身懷絕技，擁有詩、書、畫、拳、醫五絕的大師，且精通經、子等學，著作等身的飽學之士，恐怕三百年來，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了！他歸道山，我不能去執紼，祇有在這裡默默地祝老友安息！

中外文庫之七：

懷鄉集 葉蟬貞著

再出版書 定價叁拾元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款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

黎元洪傳

章君毅著 定價叁拾元

本書將黎元洪之一生作公正翔實的記述，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。